

◎ 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



扬州学派教育叙事 ——以汪中汪喜孙父子为例

孙显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

扬州学派教育叙事 ——以汪中汪喜孙父子为例

孙显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学派教育叙事：以汪中汪喜孙父子为例. /
孙显军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305 - 14602 - 2

I. ①扬… II. ①孙… III. ①教育思想—研究—扬州市—清代 IV. ①G40 - 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997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扬州学派教育叙事——以汪中汪喜孙父子为例

著 者 孙显军

责任编辑 王其平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2.5 字数 157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602 - 2

定 价 30.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 耀

副主任 焦富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杰 陈 耀 张美林

俞洪亮 钱忠好 蒋乃华

童昭岗 焦富民 薛晓阳

秘 书 汤学俊 张 诚

《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

总 序

江苏是具有较强全国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作为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相似,江苏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区域差异,即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板块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几乎是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缩影。

虽然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和谐稳定。为促进江苏区域协调、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梯级差异显著的具体省情,历届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做好区域功能定位的同时,积极加大统筹力度,高度关注并千方百计推动区域发展。早在1984年省第七次党代会就提出了“加快发展苏北,积极提高苏南”的方针,1994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明确了“没有苏北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没有苏北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把区域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发展战略之一。世纪之交,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提出“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省“十一五”规划确立了“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发挥苏北后发优势”的分类指导方针。省委、省政府将区域协调发展确立为“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提出“把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深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三大区域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2011年11月,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罗志军书记强调：“支持苏中加快崛起，更大力度推进江海联动开发和跨江合作开发，促进苏中尽快融入苏南经济板块。”省委、省政府积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扶持苏北产业发展、促进对内对外开放、推动苏南苏北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苏北地区振兴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和明显成效，形成了江海联动、南北呼应，三大区域优势互补、竞相发展的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扬州大学作为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全国率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为主体，同时积极与自然科学中的工学、农学和医学等学科交叉整合，围绕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这一主题，凝练研究领域和方向，建设研究平台和科研团队，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1997年，经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成立“苏中发展研究院”，以促进江苏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围绕苏中发展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向地方征集重大选题，由校地专家合作攻关开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托“苏中发展研究院”建设的以提升合作研究手段为目的的实验平台，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资助。2009年起，学校创立“苏中发展论坛”，作为发布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2013年，“苏中发展研究基地”被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确定为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重点研究苏中发展问题。

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的重点支持下，学校从“九五”开始启动参照“211工程”项目建设以来，前后三期建设都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重大课题纳入项目建设总体规划。特别是在“十一五”参照“211工程”项目第三期建设中，学校将“江苏

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划拨重点建设经费,组织精干科研团队,针对江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管理现代化、扬州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两大方向,从开发区管理、服务转型、地方治理与制度创新、人力资本利用、外资利用、金融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城乡统筹、法制建设、地方文化的保护挖掘和传承发展等视角,就江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专项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可望为推动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理论支持、决策参考和实践范式。

在《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重点研究项目的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的各位领导,为各子项目顺利结题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专家学者,给予丛书出版以鼎力相助的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扬州大学《江苏区域协调与发展特色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2013年10月

自序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记》称：“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汉书·景帝纪》载中元五年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韩愈讲：“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即此而言，古代中国从来不缺师资——上自帝王师，中及经师、人师，下至塾师、一字师，朝朝代代，在在处处，学高为师范、行足为师法者比比。

跟教师相关联的是学校。

三代各有官学，《孟子》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降及李唐，官学最为系统。中央之学分直系、旁系两大系统：直系六学，儒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门之学有书学、算学、律学；旁系则皆专门之学，如尚书省太常寺太乐署之乐舞学、太医署之医药学、太卜署之卜筮学，如秘书省之天文、历数、漏刻之学，乃至内侍省竟有宫教馆。地方官学又分郡（州）、县两级设立，各按规模大小设置学额，配置博士、助教，且于经学之外，又设有医学、崇玄学。至于乡里，元代以后有所谓社学。官学内部，课程设置、考核黜陟也多有制度，魏行五经课试之法，唐有大、中、小经之分，王安石学分三舍，元则以积分递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江山鼎革，王朝再造，识者莫不以立学校、正教化为先。然而，有先必有后，有兴必有废；所谓官学者，往往在统治者先后一念之际，兴废无常！

天子失官，学术下移，故夫子倡导“有教无类”，私学由此而兴。有所谓先生之学，是为私塾；有所谓学生之学，是为家塾。其上者

研经据典，学有专门，谓之精庐精舍；其下者启蒙童稚，识文断字，谓之书舍书馆。然而，以师立学者，师徒而学迁；以家立学者，家变或学隳。

官学、私学之间，又有所谓书院，起于唐末五代，兴于南宋，延及晚清，代有著者，如宋之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之东林书院，清之诂经精舍、学海堂，以学规学约相揭示，学有《读书分年日程》，教有《东林会约》，朱熹以此鄙弃青紫，颜元以此标榜六艺。有民间资助，有领袖主持，有政府鼓励，针砭流俗，复兴文明，书院似为可恃！然而，不旋踵之间，经费造册报销，山长等同学正，“变塾而为庠”，官学化矣；守令荐、台宪考，生徒为教官、为吏属，堂舍多为帖括，科举化矣。

官学时兴时废，私学类同蒙养，书院皈依科举，教育学之雏形《学记》侏儒化，教育理论化、学校制度化发展直待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原因何在？

传统教育性格——读书为做官的价值取向、读书即读经的内容取向、读经须记经的方法取向——的固化、石化是一个方面。故无论是范仲淹用学校绑架科举以兴学校的尝试，还是王安石以出仕绑架学校以兴学校的变革，亦或朱熹等另起炉灶兴建书院以再造学校的努力，甚至颜元之漳南书院、阮元之学海堂，都不过一人一时、昙花一现而已。此其大者。

具体而言，则与教师职业化程度不高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虽然自汉代兴太学，博士即有品行、学术乃至年龄方面的要求，但所有标准都没有也不可能“永为常式”，总体上讲，教师队伍既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想来就来、想走即走最为常态，因此教师队伍实际上又总是临时的、不稳定的。教师或可成为终身的荣誉称号，但教书匠决不是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终身追求，从教只是人生某一驿站的一次临时停靠。如此一来，对教育往往只有具体的、局部的认

识,而很难有总体的盘算;只有零散的、感性的经验,而很难有系统的、理性的思考;只能有片言只语、提纲挈领式的原则、概念复制,而很难有鸿篇巨制、全面创新的诠释和演绎。如此一来,教育既不能具有自身清晰的行业特色,更不能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只能作为政治的附庸,仰仗政治的鼻息生存。

名门正派的教育史却很少关注到这些。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散点论述,总是更多地涉及诏令政策,而极少考虑这些诏令政策在多大范围、多长时间、多少程度上真正地实现过。教育的实际情形,与正史《学校志》《选举志》总是相去甚远,甚而南辕北辙。

基于这样的想法,很早就想找一个视角,看看古代学人所受教育的实际情况。清代扬州学人以“通”著名,汪中、焦循、阮元可为代表。透过他们的成长成材经历,考察古代社会教育的实际,看看所谓私学、家学、书院、官学种种学校的实际情形,应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教育的真实面目。故是编有所谓“庭训”“母教”“学历”“举业”诸篇,意图梳理汪中父子的学习经历、知识结构及来源,乃至他们参加科考的心路历程等等。事实证明,就清代而言,官办的儒学、书院,已完全成为单纯的考试机构,而很少有教学实践活动;社学,基本有名无实;私塾、家塾等也都很不正常。总体上讲,扬州学人很少有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经历”,其学所积,或源于家学,或源于师友,或源于自学。这与通行的教育史所描绘的古代学校系统显然是不相宜的。

教育史需要放宽视界:既要掌握新工具,也要掌握新材料。应该说相当多的材料,虽然“古已有之”,但对于教育史而言,却似乎是全新的。有研究者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野史的叙事的说服力建立在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基础上:野史的讲述者关切的与其说是被确认的事实,不如说是被事实所遮蔽的区域,他们认为那个区域肯定是在的,正史告诉我们多少东西,它就同时遗忘和隐藏了更

多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可求证的想象、杜撰或虚构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当我们相信事实中隐藏着假时，我们也就相信虚构中可能隐藏着真。”“野史之信是起于不信，在这个过程中，野史发展出自身的叙事伦理：那是一个伦理上为真的想象域，在这个区域里，事实并非依据证据，而是直接依据讲述行为自身：面对给定事实的颠覆性讲述中就包含着事实。”（李敬泽：《〈红楼梦〉影响纵横谈》，《新华文摘》2010年第24期）对于教育史而言，应该没有什么野史——如果统统都是教育，那么，一切也就都是教育史。

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固然需要想象、规划、模拟，但当我们考察它时，最关注的还是实现了多少。教育家要有浪漫的精神，要有超越的理想，但最终，教育需要的是脚踏实地，需要的是浪漫的理想有没有实现——在多大范围、多长时间、多少程度上实现。

教育是实实在在的伦理行为。但当它被逐渐放大的时候，欲盖弥彰的自欺欺人便盛行开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寄望，是欲罢不能的回暮，还是得过且过的残喘，是可有可无的夜梦，还是聊胜于无的奢望，事实上已无关重要。

未来可以想象、也许完美，但历史不会。现在正在成为历史。任何把当下装扮成非常完美的努力，总会经受未来的历史的检视。

孙显军

2013年11月8日于补拙斋

目 录

自序	1
家世	1
世界	17
庭训	40
母教	94
学历	105
举业	144
参考书目	179
人名索引	182
主要文献索引	185
后记	187

家 世

“拼爹”并非当下的时髦，其来有自。

三代学术官守，故惟官有学，学在官府。立学的本意往大处说，是要“化民成俗”；从小处讲，则是教人“知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而当时既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认识，也有“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制度设计”。^①但实际上，由于“世卿世禄”制度更为根本，所以办学实践多少要打折扣。《诗经》有《子衿》，就是“刺学校废也”^②。学校何以废，与学习者“不悦学”——“无学不害”有很大关系：

（定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③

原出于周文王一系，“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④。有这样的家世背景，原伯鲁“学”的兴趣便大打了折扣；国

① 李学勤：《礼记正义》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0—1051页。

② 李学勤：《毛诗正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3页。

③ 李学勤：《春秋左传注疏》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6页。

④ 李学勤：《春秋左传注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8页。

学的学生都像原伯鲁这样，学校难以为继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此后官学历朝历代都有所发展，甚至渐成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儒学到各种专门学校，从低龄段的“小学”到程度较高的国子学；入学的学生，其资格也逐渐向社会的底层开放。但总的说来，能够入学的，还是要有相当的家世背景。

以唐代为例，当时学校种类很多，有所谓直系、旁系，直系六学中有三儒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家学校其实并无程度上的差异，所以分别立学，盖以入学资格不等故。三学中以国子学地位最高贵，学生限于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次是太学，学生限于五品以上的子孙。再次为四门学，入学资格分两种：一是限于文武官七品以上的子孙，一是庶人中的俊异者。^①这三种学校程度本无高下，不过因入学资格有贵贱的等级不同，所以他们的地位就有上下之别。这也说明，唐代学校教育的阶级性与等级性是很明显的。

明清两代“入国学者通称监生”，举监、贡监而外，还有荫监和例监两类，“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贖曰例监”。^②

捐款不仅能够上学，而且能够做官。

秦可卿去世，因为夫君贾蓉“不过是个黄门监生，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可巧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亲来上祭，贾珍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三百员龙禁尉缺了两员，只是争这个美缺的人着实不少，但“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蓉履历如此：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第15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0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六十九《选举》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6页。

从这张“履历”看，贾蓉除了籍贯、年龄、目前身份这些“必要的信息”外，曾经在哪里上过学、受过何师的指点、读过什么典籍、有哪些专长，诸如此类，一概阙如；十分详细的倒是从曾祖到祖父到父亲三代的仕途履历。关键的当然还不是这个履历，而是贾珍“平准一千两银子”送到戴权的家里“就完了”——“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于是秦可卿出殡便大大地风光起来：

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①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小说家言。但事实恰恰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政府公然卖官鬻爵者往往有之——不仅衰世昏聩之主为之，即便所谓英明之主、所谓中兴盛世也多有之，前者如汉成帝、恒帝、灵帝之时，后者如汉文帝、武帝、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时，更有甚者，仅此一项，即可得到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② 统治者愿意出卖官爵是一个方面，社会需要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③，社会上多数人终非能“托以势”的“贵者”，但不乏能“托以财”的“富者”，正是这些人自己、为下代以富致贵的心态，使得卖官鬻爵这一现象得以持续甚而时有“高潮”。

也有亲爹非富非贵的，或者富、贵未到一定的台阶，“认干爹”

^① 曹雪芹：《红楼梦》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174页。

^② 王仙花：《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财政举措——卖官鬻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83—85页。

^③ 李世愉：《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人民论坛》2006年第9期（B），第18—19页。

便成为另一条门径，魏忠贤的十孩儿是其中最著者。就升斗百姓而言，《红楼梦》中的“认干爹”“认干娘”现象既可喷饭，亦足警世：

贾芸是廊下五嫂儿的儿子，宝玉与他是叔侄关系。贾府中事多专门，能够任其一事者，多有“油水”可得，贾芸暗中图谋已久，只是得不到可靠的门路，一时难以得逞。这一日找到贾琏，正好遇着宝玉：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生的容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宝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芸道：“十八了。”

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的，听宝玉这样说，便笑道：“俗话说得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没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说着就进去了。^①

这里最值得玩味的是“江湖中人”贾琏的话：“认了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可惜尽管贾芸视宝玉比父亲还父亲，又是接二连三地造访，又是恭恭敬敬地致信，又是结巴巴儿地送礼，贾宝玉终是“假宝

^① 曹雪芹：《红楼梦》上册，第320页。

玉”，这个干爹除了名头，并无实惠。或者有一点，那就是遇着了另一个虽没有认成干娘但最终接近了贾府核心权力层——王熙凤圈子的红玉。且看王熙凤和红玉的一段对话：

凤姐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说着，又向红玉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罢。我认你作干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红玉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作你的妈了？你还作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今儿抬举了你呢！”红玉笑道：“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作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官裁笑道：“你原来不认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他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儿夫妻：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红玉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红玉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①

红玉 17 岁，她的母亲林之孝家的总在四十上下，较之王熙凤当然要大些，但再大也是“干女儿”，而且你听王熙凤说：“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排着队腆着脸放下身份认比自己小的王熙凤做干妈，当然不是冲着王熙凤本人，而是她手中握着的贾府的“钥匙”。

^① 曹雪芹：《红楼梦》上册，第 367—368 页。